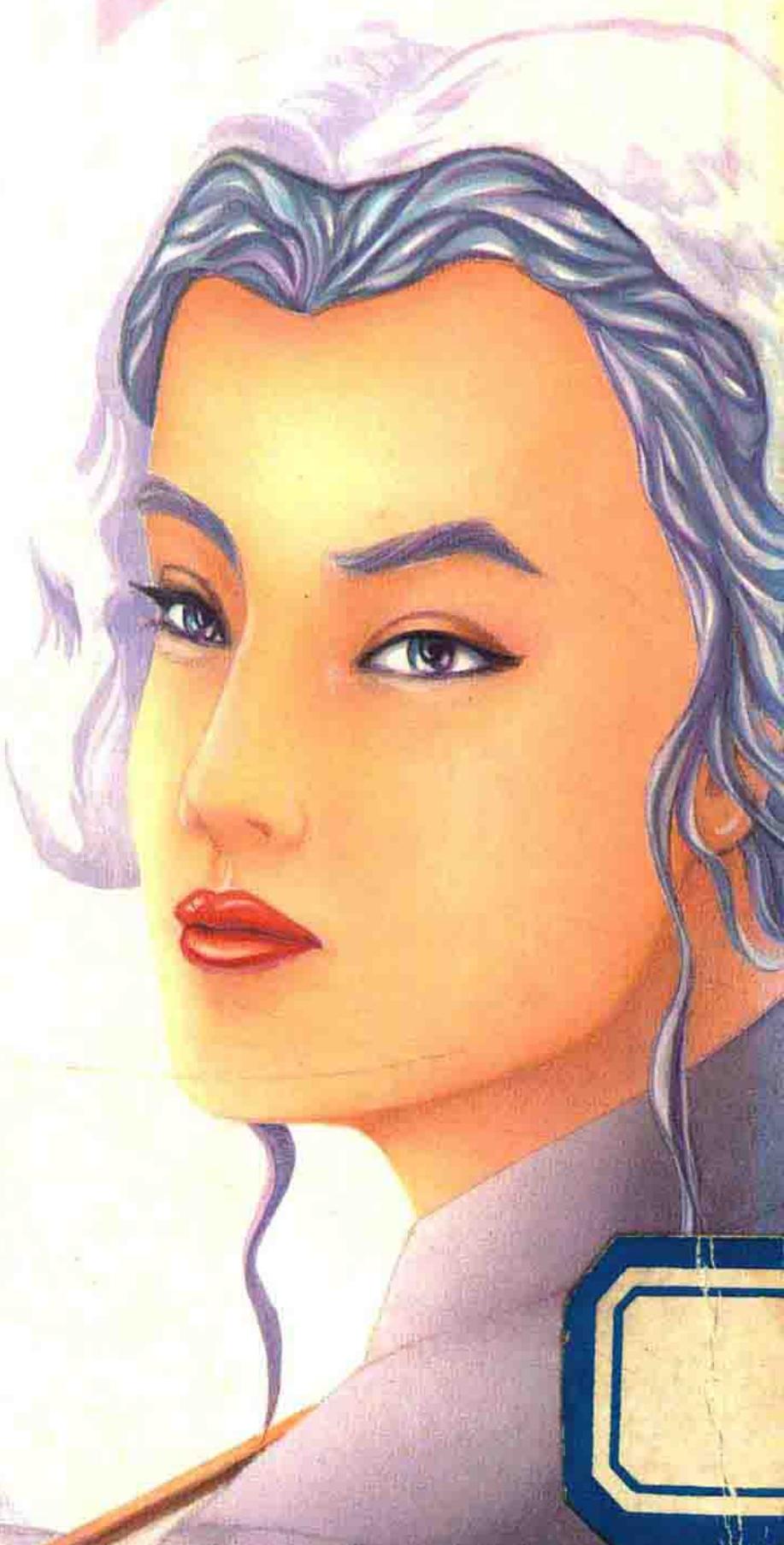


律師

手記

殷靡詩



律師手記

殷
靡
詩

律師手記 · 殷靡詩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衆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 (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1

ISBN 962 257 503 X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一年·香港

序言

孩提時代，曾夢想自己有一天可以手執教鞭，循循善誘地教導一羣天真爛漫的小朋友，既可享受當老師的威嚴，亦可發揮和藹慈祥的本色；從沒想到長大了之後，竟會選擇當上律師，在一個絕不純真的商業社會中打滾，與那些城府甚深的商家及銀行家打交道。

踏入了荳蔻年華，看得莎士比亞、查理士狄更斯的著作多了，也曾幻想自己成爲一位文學作家，編織一些可歌可泣、哀怨纏綿的愛情故事；做夢也沒想過的是，自己竟有機會在《信報》的法律版上寫起專欄來，更沒想過那些文章今天會被輯錄成書。

也許，這就是生命的可愛之處，總夾雜着一些未可預知的際遇，一些不能測透的事情。

猶記得在大學那段日子裏，同學們都在高唱豪情壯志，高談理想與抱負，誰又會料到一個大時代真的要來臨了，本來穩定繁榮的香港，將要面對重重的挑戰呢？

在過去的七、八年間，香港這片彈丸之地，經歷了一浪接一浪的衝擊，先有前途談判及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繼有基本法的草擬及諮詢工作、一窩蜂的移民潮、六四事件及人權法案的制訂，最近還有興建機場問題的僵局，實在教人有點應接不暇的感覺。在面對這些政治衝擊的同時，香港的社會內部亦起了急劇的變化，不少香港人均視一九九七年為其大限，掀起了一片末世風情。

在《信報》開設《律師周記》這個專欄時，自己原意也是希望透過短短的文字，把在這個大時代裏誕生的那份末世情懷記錄下來，更希望藉着一對律師的眼睛，去窺探在各種政治風波下，香港法制所面臨的重重衝擊。

也是那股末世風情，鈎發起構思「殷靡詩」這個筆名的靈感。「殷靡詩」其實是從英文名字「MACY YANG」翻譯過來的，而「MACY YANG」也正是一位希望以昔日的豪情，去迎接這個歷史轉接期的「末世人」。

誰說豈有豪情勝舊時？我卻道「留港為港心意決，豪情倍增勝舊時」！

謝謝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的陳松齡先生及顏純鈞先生，最初，是他們建議把《律師周記》一欄內的文章彙集成冊的。在繁忙的律師生涯中，要騰出餘暇來寫一些自己喜歡的

文章，有時也會感到頗爲吃力；在這一年多以來，實在感謝祖和圖不斷的支持和鼓勵，若不是他們的激勵，也許今天不會有這本書的誕生。

殷靡詩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七日

目錄

序言

一、律師生涯

新一代的法律系學生	三
法治與三文治	六
「不是我情願」	九
千金易得，秘書難求	一二
高薪挖角潮	一五
五十年不變	一八
公義？	二二
真假民主	二三
房地產養肥律師？	二六
人間有情	二九

律師行業的傳統

律師的歐遊樂	三五
在職律師再教育	三八
誰不求好功名	四一
生命何價？	四四

三二

律師行業的傳統	三二
律師的歐遊樂	三五
在職律師再教育	三八
誰不求好功名	四一
生命何價？	四四

有人漏夜趕科場	四七
燃燒歲月	五〇
再見，「X律師行」	五三
Y律師行受謠言所困	五六
爭居英權的法律界精英	五九
破產大律師	六二
打工律師的怨曲	六五

不會計算的代價	六八	六四見證	一〇四
房地產律師的「怨聲」	一七一	偷渡者的哀歌	一〇六
新年願望	七四	難拾天倫樂	一〇九
世風日下談律師操守	七七	法律不外乎人情？	一一二
誰來當法官	八〇	制止地產經紀「食價」	一一五
裁員大風暴	八三	買樓難，收樓也難	一一八
炒樓熱下的小故事	八九	荒謬的離婚法？	一二二
明星的魅力	九二	阿乙的故事	一二四
風風雨雨談「小巴司機案」	一九四	惹人煩惱的遺囑	一二七
這一代	九八	飛女小傳	一三〇
人權宣言	一〇一	立法強迫捐腎？	一三三
法律憐惜孩子？	一三六		

假作眞時眞作假 ————— 一三九

無語問蒼天 ————— 一四二

守得雲開見月明 ————— 一四五

三、家國情懷

有婚結不得 ————— 一五一

女大當嫁? ————— 一五四

回到未來 ————— 一五七

單身貴族 ————— 一六〇

離「森」分子 ————— 一六三

「自由了！真好。」 ————— 一六六

蟻民談國事 ————— 一六九

赴美產子 ————— 一七二

誰之錯 ————— 一七五

金錢的誘惑 ————— 一七七

「幸福」新一代 ————— 一七八

一百周年紀念 ————— 一八二

助人為快樂之本 ————— 一八五

參選背後 ————— 一八七

美國之旅 ————— 一九〇

風雨飄搖話風骨 ————— 一九三

「富戶」林伯的故事 ————— 一九六

小朋友的王國 ————— 一九九

1
律
師
生
涯

新一代的法律系學生

香港大學法律系，雖然僅有短短廿一年的歷史，但卻誕生了一些無論在價值觀、人生取向、內在潛質或外在形象上均大相逕庭的法律系學生；也許，這正好反映香港社會的多元性，以及那股瞬息萬變的潮流。

七十年代的法律系學生，大多出身自名門望族，往往予人一種高不可攀，不可一世的感覺；在大學校園內，那些滿口洋語、衣冠楚楚、提着真皮公事包四處耀武揚威的學生，便必屬法律學院弟子無疑。

隨着大學教育的日漸普及化，八十年代的法律系學生，既有來自上層社會的子弟，亦有來自小康之家或草根階層的莘莘學子，分佈的階層較為平均。一般來說，他們仍給人留下一個「醒目仔」的印象——分析能力高、語言能力强、思想又敏捷，正是令人既羨且妒的精英分子。

八十年代末期，因着九七大限的日漸迫近，政府積極提倡法律本地化，同時又大幅

度增加法律系每年所收的學生名額，以培育更多本地的法律人才。踏進九十年代，單單港大一所高等學府，每年就收取一百五十名法律學生，再加上城市理工的法律學生，法律界該不愁因移民熱潮而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吧。

那麼，這羣陣容龐大的法律界未來接班人，究竟又是甚麼模樣的呢？

聞說在這個學年裏，港大法律系特地聘請了一位英文老師，以協助那些英語程度較低的學生，解決其在學習上所遇到的語言問題，結果，有過半數的學生參加這些英語課程。要那些連幾句流利英語也說不來的學生，每天閱讀幾百頁艱深的英聯邦判例，自然是吃力不討好吧。其實，英語水平的每下愈況，也是本港大專教育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我們是否該再反思英語教學的價值及其實際效益呢？

另一方面，前些時也聽到一則令自己頗為詫異的消息，就是本年度的港大法律學會竟然搞不成，主要原因是學生均埋首法學典籍，騰不出空餘時間來籌辦甚麼課外活動。猶記得在我們的年代，法律學會無論在對內團結各級同學、對外推動普及法律教育上，都曾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惜到了九十年代，竟然沒有學生願意為它犧牲一點個人時間。

曾經聽一些在港大法律系任教的朋友感慨地說，最令他們感到憂心的，反倒不是學生們的英語水準，而是他們那種無可無不可，對自己又沒有甚麼要求的人生態度；無論上導修課也好、交功課也好，他們大都只是得過且過、馬虎了事便算了，至於那些高調的社會責任，自然早已被他們遺忘了。

寫到這裏，自己其實真的無意說甚麼「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這類消極負面的說話；心裏只是充斥着一份衝動，很希望告訴這一代的法律學生，在這段千載難逢的歷史轉接期裏，他們可以做的事還多哩！

法治與三文治

翻開桌上日誌，一月二日那天，這樣寫着：「放假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在不知不覺間，聖誕及元旦的假期又一一溜走了。」

「今天大清早回到律師樓的辦公室，換掉放在枱頭那部重重的記事冊——就這樣送走了既多姿多采又瞬息萬變的一九八九年，也送走了整個八十年代。隨意望出窗外，中區的聖誕燈飾依然未被拆掉，只是再沒有那分熱鬧的氣氛，四周都被灰暗而淒愴的天色所籠罩着，令人完全不能產生新年新盼望的感覺。難道，難道這就象徵着九十年代的香港？想到這裏，那分潛藏在心底的惶恐與焦慮又再湧上心頭……。」

電話突然響起來，是老闆秘書阿 Ann 打來，她說老闆放假，希望我可以替他處理一些緊急的文件，回覆一些客人的來電。唉！自從老闆做了「太空人」後，年中便少不免要飛往「楓葉國」三四遭；而自己作為他的 Assistant Solicitor，自然難逃「剝

削」，總得替他處理那些是我根本沒有跟開、完全沒有頭緒的 Files，應付那些問題多
多的客人。眼看自己的辦公桌上也積壓着很多 Files，真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如果
不是因為在這裏已幹了四、五年，快會升做 Partner 的話，我就會考慮轉換工作，或與
一兩位行家合股開新的律師樓，嚐嚐當老闆的滋味。

今天中午沒有約客人午飯，與 Julia 在 China Tea Club 共進午膳。

踏進一九九〇年後，Julia 所任職的律師樓又再將其打工律師的薪酬提高百分之十
三，Julia 欣喜不已，請我午飯。自從去年的「六·四事件」發生後，Julia 便打消了
自己出來開律師樓的念頭了。她說，香港地產市道之發展將會面對很多重大的考驗，前
景並不明朗，在這時候出來開新行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言談間，我們也提到羅馬尼亞最近的局勢演變，兩人既興奮又感慨，泛起一份「吃
不到的葡萄」的無奈感。Julia 提議在復活節期間一塊兒往東歐走一趟，感受一下當地
的民主新氣息；想不到快踏入三十歲關口的 Julia 依然會有這份衝動。

我對她說，假若阿 Joe 在那段時間也可以有十來天假期，而我的老闆又不離港的話，我一定會考慮與她同行的。

這個星期新法律年度開鑼，大人物們又在高談法治，而我們則繼續關注午飯吃甚麼三文治。